

从山脚出发

□吴从周

枕书在京都生活已逾十年,家中设施依然是一应从简,除去书和书架之外,几乎可以拎包即走。在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依然保持这么强烈的客居感,在一般的见解里确有点匪夷所思。2016年,她搬到北白川畔的居所。房子有内外两间,比从前的一居室宽敞了不少,然而好景不长,也被与日俱增的书占满。室内只留下必要的行走通道,像茂密山林里的动物小径。书架之间的空隙,除她自己,谁也没办法平安进出而不碰翻什么东西。作为家属的我,每次回来都要为无处下脚而抱怨几句,然后在她的指挥下,从被炉旁的书堆里挖出一个散兵坑,把自己小心翼翼地塞进去。

这种一身如寄的生活,倒是意外地契合了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描述的一种状态:“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

枕书写关于京都的书,此前有《京都古书店风景》《有鹿来》《京都如晤》《松子落》《岁华一枝》,《春山好》大概算第六本。如此重复地书写一个地方,恐怕难免让一些读者生疑。京都风物再好,也应该有观止的时候。我想或可代为声明的是,一则京都就是她生活所直接经验的空间,是她汲取、审视和思索的所在地,并非也不必刻意图之;其二,这本新作在我看来,是有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松子落》中已有所表露,《春山好》则可以视为这一转折的节点。

如果说枕书早期对京都的写作中,她带给读者的更多是对京都风物、人情、饮食、草木、文化种种的细致描摹,极尽京都优雅、细腻、温和的特点,那么这本书中,她已经触及到此时此地更加复杂的层面。她以一种更加尖锐的审视,去追问一个精神自由的人,尤其作为一名女性,在当下所面对的现实与困境。京都在这里的意义,早已不是“鸠居堂的香”“南禅寺的红叶”“宗忠神社的紫藤花”之类纯粹的、旅行者眼光的审美对象,而是这场审视和追问之旅的现场。这些书写,过去大多隐藏在东邻传统而精致的外表之下的、晦暗而不可言说之地。日本的富足和彬彬有礼,加上与中国文化上的相近,确实很容易让游客把它想象得完美。但在如此表象之下,这些潜藏的暗潮也是它的多重现实。对它们的解剖,并非局限于此时与此地,足可供我们对照和自省。

书中写到了我们的韩国友人李时敏先生,他是枕书的同窗,与我也是朋友,我们对学校日益深重的官僚气味有着共同的批判。好几次我到京都度假,他都积极筹划,想给我们安排放松身心的温泉之旅,尽管枕书从未实行。当他得知这么多年来,枕书从来没有带我去奈良看过鹿,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令我十分感动的愤慨之情。

枕书和我的两次韩国之旅,也有赖于他的热诚相助,为我们联系各地的包车师傅。遗憾的是,我们一次也没有去到他所力荐的舒适、享乐在韩国胜地,而是冒着入骨寒风,跑去冬季游人罕至的地方,去探访韩国的书院、古寺和博物馆,采集各种资料。那两次短暂而高强度的冬日之旅,让我们对儒家文化圈中的另一个独特个体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作为中国人,很容易陷入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偏见,将他人看作边缘,把他们的创造视为对所谓“主流文明”的拙劣模仿,这显然是一种狂妄和草率。当我们用心去凝视他们的文化遗产,就不难发现,他们的骄傲和彷徨、激烈和保守中,既有根植于本土的独特创造,又有文化交流带来的改造和吸收,还有历史的深刻创痛。枕书把这部分写进本书的第三章,命名为《新探险》,你会在这一章看到比我的粗糙总结要有趣和丰富得多的讲述。

长年客居,让枕书有了在而不属于此地的独特视角。在此,让她能够发现文化上的秘境;不属于此,则让她的审视有多重参照。她以历史研究的态度,努力探寻着自身和所在土地上生息着的、生息过的灵魂的关系;又用对现实的深挚关切,看到一代人的希冀、坚持、失落和愤怒,看到他们与我们的悲喜相通之处。在直面现实的种种晦暗和艰难之后,依然抱持对知识和真理的信念,仍觉得春山尚好,便是足堪赞美的勇气了。

希望能用这篇文字,为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导读,让我们一起从山脚出发。

2020年4月15日
(本文为苏枕书《春山好》序,刊出时有删节。)

330

不管研究什么,总得确立研究的旨趣;但比研究的旨趣更重要的,是读书的方法;而比读书的方法更根本的,是思考的习惯。

331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忧伤”成了小资的标签,“淡淡的忧伤”啦,“爱情是糖,甜到忧伤”啦(不过也有恶搞的版本:“蛋蛋的忧伤”“长老是糖,甜到忧伤”)。是从《巴黎的忧郁》那里来的?从《你好,忧愁》那里来的?还只是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那里来的?

但想想看,也不奇怪,“为赋新词强说愁”,古人已如是,并不是今人的专利。文人

笔下,总有无数的“愁”字,“丁香空结雨中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无边丝雨细如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大家更喜欢的林黛玉,也是“多愁多病的身”。直到民国时代,我们的梦中情人也仍是“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古典的“愁”属于文人,属于精英,且有了历史的积淀,故显得深沉;而如今的“忧伤”属于半吊子的文艺青年,太过鲜活太过时尚,故显得造作。可也必须承认,有深度也好,没深度也好,他们都有“忧伤”的权利。

332

分辨高雅作品和通俗作品是容易的,分辨好作品和坏作品就不容易了。说得再具体一点,我以为是这样的:对于高雅作品,分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四五



新书快递

钱锺书的性格
范旭仑著
东方出版中心

本书综合论述了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锺书的个人脾性和文学性格。全书分为十四章,分别从钱锺书的身世缘起、家学渊源、个人经历、生活轶事和交际往来等,细致充分地论述了其性格的多种表现和复杂性以及其性格形成的原因。在论述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相关典籍,不仅使论述有理有据,而且兼具文学研究与史料价值。

书蠹乐趣

[英]J.罗杰斯·里斯著 陈琳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这是一本关于猎书与藏书、爱书与读书的精品之作。J.罗杰斯·里斯爱书成痴,熟知西方书林与文人典故。他用富有人情味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藏书人心目中的“天堂图书馆”,以及一个个让人啼笑皆非或潸然泪下的藏书故事:拜伦、骚塞、雪莱、卢梭、兰姆……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19世纪爱书与藏书的英雄时代史。

反读书记(一一六)

□胡文辉

辨其中的好东西是容易的,但分辨其中的坏东西就不容易了;对于通俗作品来说,分辨其中的坏东西是容易的,但分辨其中的好东西就不容易了。

批评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指出高雅作品中的坏东西和通俗作品中的好东西。

333

情话是最肉麻的。比情话更肉麻的是哄小孩的话。

对恋人也跟对小孩一样,需要的是幼稚状态。

334

再杰出的作品,也有缺点。杰出作品与平庸作品的差别,不在于完全没有缺点,而在于优点更加突出。

《春山好》后记

□苏枕书

读大学以来,便一直在异乡生活。来到陌生之地,学习不同的语言,尝试新鲜的食物,在漂泊的不安与动荡中成长至今。我尝试记录个人的经历与外界环境的变迁,这也是难得的疗愈过程,至少我希望如此。在异乡度过的岁月里,最幸运的是一直可以读书,心中也存着不灭的焰火,那便是真理与爱。

过去数年间,学术研究之余,积累了一些资料与感想。但因久病之故,它们都被胡乱堆积在心里,没有气力整理。避疫的三月中,终于鼓起勇气收拾起这些新旧点滴,仿佛洒扫久未踏足的屋子,拨开尘灰与蛛网,翻开泛黄的书纸,回顾昔日的曲折路途,心境逐渐明朗。

此书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的“漫长雨季”讲述日常生活与困境,所居的山中经常下雨,我爱那雨的清寂,也长久被困在雨中;第二部分的“走出雨季”意味着迈出困境的努力;第三部分的“新探险”主要是讲关于近年来对韩国的接触与认知,是从纸面知识走向现实世界的尝试,当然我所挚爱的旧书店仍占据许多篇幅,因为那是我认识异乡的重要入口;第四部分的“黑夜与白昼”则取自“但对你来说,黑暗不算黑暗,黑夜跟白昼一样光亮。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题作“春山好”,是因书写过程中眼见窗外山色缓缓变化,就这样来到了美丽的春天。春山怀抱忧郁的我,给我无尽安慰;我因而也能张开怀抱,投身其中。

今日我们的情绪、表达、思想、生活模式……受到来自印刷品、出版业之外更多领域的影响。各种刺激我们感官与精神的画面、词汇、事件挑动我们的情绪,形塑我们的思维与逻辑。反思与反抗的同时,又常陷入巨大的虚无。那些中夜辗转难眠之际的思索、愤怒与热情,往往如投入池面的碎石激起的涟漪,一波逐一波,但始终无法留下痕迹。我们的沟通与往来比从前便捷频繁得多,但似乎也比从前更不了解彼此,许多时候只剩完美的商品与满足、轻薄的享用。不同领域的人不知疲倦地书写、输出自己的理论或价值观,但又彼此不相干涉。经费堆砌的研究无需市场或所谓普通人的检验,共同筑造的王国轻易不能坍塌,否则如何向城池下的人树立权威?然而只要稍加思索,便知道那沙上堆筑的华丽城池是多么虚幻。而读书这些年,重要的收获便是破除对沙上城池的幻想,并生出打破“沉默共谋”的勇气。

很幸运的是,在学院内外遇到许多睿智又善良的研究者,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多种多样的智慧与力量。感激异乡的友人:村田香织、川端信、奥村省吾、李时敏、润子、夕夏、奈南、由美……如果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与分享,这本书将无法成立。省吾特嘱我向读者们致意,说自己“山中餐霞,隐遁尘世”,这是他一贯有的浪漫与诙谐。感激旧书店的主人们,他们的品格、趣味、执着与善意,带给我无限启发。虽然在这里无法一一提到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知道我心中的感谢。

最后,感谢亲爱的读者们,“看,严冬已过,时雨止息,且已过去”,绵延群山的风景就在眼前。

2020年4月5日